

Carlos Fuentes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亦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 (墨西哥) 富恩特斯(Fuentes, C.)
著; 亦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6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
ISBN 7-80567-972-X

I. 阿… II. ①富… ②亦…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768 号

Copyright © 1962 by Carlos Fuente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77 号

书 名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作 者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译 者 亦 潜
责任编辑 陈凯先
原文出版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196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沭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4
字 数 224 千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72-X/I·609
定 价 (软精装)1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陈凯先

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爆炸”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普遍关注。这本是以四位拉美作家为先导，由巴塞罗那一位女文学代理人具体操办，西班牙一家出版社推出的一起商业举措，由于这次出版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至那时还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拉美文学一下成了世界文学瞩目的焦点。而在四位作家中，卡洛斯·富恩特斯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作品《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与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掷钱游戏》和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起在世界文坛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于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墨西哥一个外交官的家庭，从小跟随父母去过许多国家。由于从小接受的是良好的教育，他对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拉丁美洲的落后的原因也有较深刻的探究。看到欧美高科技的发展与拉美的落后的差距，他对自己的祖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他成了作家以后，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作品来评

击墨西哥社会的弊端，发掘并弘扬墨西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墨西哥民族的根。

富恩特斯自幼爱好文学，并显露其才华。在随父母居住智利期间，他十二岁时便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并发表在大学的杂志上。一九五零年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开始从事外交活动。尽管他担任外交公职，但他仍在业余进行文学创作。一九五四年他发表短篇小说集《假面具的日子》，在文坛初露锋芒，一九五九年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展现出墨西哥城各种不同生活的小说以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墨西哥革命中所隐含的弊端。使富恩特斯享誉文坛的是一九六二年发表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这部作品受到拉美文坛的普遍好评，认为这是一部“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

这部小说是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的。墨西哥革命是影响墨西哥本世纪整个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墨西哥一直处于波尔费利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下，由于长时间的当政（自一八七七年任总统，除了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八年外，一直在任到一九一一年），国内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虽然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劳动者的生活却很贫困，又由于土地集中在少数庄园主手中，农村的贫富差别日益加大，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德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于一九一零年提出了总统不得连任的口号，进行竞选。马德罗在选举中获胜。但这时的墨西哥已处在革命之中。除了南北方的萨帕塔和维亚领导的农民起义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参加到革命中来，而马德罗在混乱的政治动荡中于一九一三年被暗杀。政治上的动荡，总统的不断更迭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这场革命并没有达到墨西哥革命初提出的目标，也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墨西哥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的各种矛盾,但这次革命产生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因为它使墨西哥人感到自己是墨西哥人,有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做人的尊严。墨西哥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政治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一直在激励墨西哥人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由于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在革命进行期间,以及在革命以后,反映这场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占了墨西哥整个文学创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马丁·路易斯·古斯曼的《军阀的影子》,阿古斯丁·亚涅斯的《洪水到来之际》,以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代表作《孤独的迷宫》等。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继他的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以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一部以墨西哥革命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中的精品。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他独特的视角,精巧的结构,与众不同的构思,把克罗斯传奇的一生立体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墨西哥革命后的新贵。小说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他过去的一生。小说一开始,又老又病的他垂死地躺在病床上,几乎都辨认不出自己的模样,人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只有他的神志尚未完全丧失,他在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忽明忽暗的回想中,追忆着自己过去的一切:革命时逃避了被处死的厄运,革命后与富家女卡塔琳娜结了婚,并幸运地得到了当时的墨西哥总统的青睐,他的财产得以成倍增加,并大量吸收了美国资本。但他获得的显赫的地位和万贯家产,都是以失去爱情、友谊、个人的幸福和亲情为代价的。

这部小说的结构颇为独特新颖,小说以时间分成众多的章节,然而叙述却并不按时间的顺序。除了第一段没有注明叙述

的时间外,其余各段的段首都注明具体的日期,像是一篇篇日记。每篇“日记”由三部分组成:先是由第三人称叙述主要是主人公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故事,时间是以段首的日期为线索;然后是主人公克罗斯的自述,这是克罗斯的主观回忆,时间不受段首日期的限制;最后是第二人称的叙述,这是客观的、毫无责备之意的评述。整个时间的跨度为从克罗斯出生到去世的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的一生。由于叙述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叙述的立体感就比较强,事物表现的层次就比较丰富。整篇叙述流畅自然,给读者一种亲近的感觉。这样,在不同口吻、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人们在墨西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态度与表现,尽管是不连贯的,却是多层面地展示出来。与主人公相关的各个人物的性格,在不同人称的叙述中也得到更加深刻的揭示。而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他在墨西哥革命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到的人和事,以及他的不幸与机遇都生动地、不落俗套地展示在读者眼前。这样,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克罗斯,也了解到了革命后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以及墨西哥社会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作者对日期的安排也颇具匠心。他把墨西哥历史上的主要几个阶段都作了详细地描述,而最后一段的日期是主人公出生的日子,以克罗斯之死对应他的出生,这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不仅是因为一个人在死亡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出生,而且是因为墨西哥人对死亡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伸。而作者则赋予了克罗斯之死以更深刻的含义,时间周而复始,这一位克罗斯死了,而另一个克罗斯还会继续,历史正是这样循环不已的。另外,由于叙述打乱了时间的顺序,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也为阅读与再阅读增添了些许情趣。

作者在描写クロス与其情人莉里娅的关系时,表达了他应用的象征意义:莉里娅曾是他买来的一个姑娘,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躺在海滩时,发现她正在和与她年龄相仿的男青年调情并作爱,作者刻画出这样一个观淫癖的人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观淫癖的人的生活隶属于他人的生活。

这部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仔细地阅读后,不断地会有新的理解,新的发现,得到新的乐趣。

富恩特斯是位多产作家,他在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主要作品还有:通过一位未出生便有惊人记忆力、会说话的主人公的生活,讥讽了由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南部合并成“墨西哥美国”这一荒诞构想的长篇小说《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1987);反映美国一位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在墨西哥革命时期去墨西哥与一位可以当他的女儿的纽约女子之间的相爱,以及这位女子与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可以当她儿子的年轻的革命将领之间的罗曼史的小说《美国佬》(1985);长篇历史小说《战役》(1990);含有四个短篇(康斯坦西娅、不幸的女人、拉斯洛马斯的囚犯和我的名誉与理智的人们)的短篇小说集《康斯坦西娅和其他几篇处女小说》(1990);《被埋葬的镜子》(1992);由五个故事(两岸,征服者的孩子们,两个努曼西亚,阿波罗和妓女们,两个美洲)组成的短篇小说集《桔橙树》(1993);将自己隐秘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生活的一部分经受文学检验的《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1994)(这部小说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富恩特斯不仅积极进行小说创作,而且还写评论文章。他在一九九零年出版的散文集《勇敢的新大陆》中,对西班牙美洲文化,即印第安古文化、非洲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交融进行了反思,并对拉美当代主要作家,如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莱塞玛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散文

集《小说的地域》中，作者进一步评述了博尔赫斯、罗亚·巴斯托斯和胡安·戈伊蒂索洛等西语作家的作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他为哥伦比亚的《时间日报》的周日专栏撰稿，同时他还为美、英、法、意、德、西、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一些报刊撰稿。

富恩特斯在世界文坛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一九六七年获得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一九七七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奖，一九七九年获墨西哥雷耶斯奖，一九八七年获塞万提斯奖，一九八八年获得尼加拉瓜总统授予的鲁文·达里奥文化独立勋章，一九九二年获西班牙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一九九三年获智利优质勋章与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奖章，一九九四年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

——蒙田:《散文》

出到地面上来的人
进了冰的摇篮,
从坟墓里进去的人
却看到了你代表的是什么……

——卡尔德隆:《世界大戏剧》

我独自一人,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对于
别人,我却不过是“也许”而已。

——司汤达:《红与黑》

……有我,有他,我们三个,总是三个!

——戈罗斯蒂萨:《没有结局的死》

生命是廉价的,生命一钱不值……

——墨西哥民歌

我醒了过来……把我弄醒的是同我的身体接触的这件冰冷的东西。我原先不知道,有时人是会不由自主地撒尿的。我眼睛仍然闭着。连最近处的人声也听不到。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就听得到呢?……但是我的眼皮沉重得很:是两块铅,舌头上是一些小铜币,耳朵里是槌子在敲打,呼吸当中有一种……一种像是生锈的银子似的东西。金属,这一切全是金属,又是矿物质。我不知不觉地撒了尿。也许(我曾经失去了知觉,现在猛然记起来了)在这些钟点当中,我不知不觉吃过些东西。因为刚刚天亮时我伸出了手,把电话扔掉(也是无意中扔掉的),扔在地上,脸朝下扑在床上,胳膊下垂着:手腕上的血管痒痒的。现在我醒过来了,但我不愿睁开眼睛。虽然我不愿,我的脸附近却老是有件什么东西在闪亮。这种亮光,透到我的眼皮里面,形成闪逝着的一点点黑光和一些蓝色的圈圈。我把脸部的肌肉抽动一下,睁开了右眼,看到了这亮光反映在一个女人手提包的玻璃镶嵌上面。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被大小不匀的玻璃方块把脸容分割得四分五裂的老头子。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布满了长年积压着的、忘掉了又不断出现的怒火的根苗的眼睛。我就是这只在眼皮当中鼓起的、绿色的眼睛。眼皮呀。眼皮呀。油腻的眼皮呀。我就是这个鼻子。这个鼻子。这个鼻子。弯曲的鼻子。宽宽的鼻孔。我就是这双颧骨。颧骨。从这里长出了灰白的鬓须。长出。怪脸。怪脸。怪脸。我就是这个同年老和痛苦毫不相干的怪脸。怪脸。牙齿因

为抽烟发了黑。抽烟。抽烟。我的呼吸发出的阵阵水汽，把玻璃弄模糊了，一只手把床头小几的热水袋拿走了。

“医生，您看：他想动……”

“克罗斯先生……”

“他临死了还要骗我们！”

我不想说话。我嘴里塞满了旧的铜币，塞满了这种味道。但是我稍微睁开一下眼睛，透过睫毛看出了两个女人，看出了那个发出一股消毒气味的医生：他那双汗湿的手，现在正伸进我的衬衣底下摸我的胸膛，这双手冒出一股酒精散发的怪味。我设法想使他的手缩回去。

“喂，克罗斯先生，喂。”

不，我不肯把嘴唇张开：或者不如说，不肯把玻璃中反映出来的这一条没有嘴唇的带皱纹的线条张开。我要一直把双手伸着放在毯子上。被单一直盖到我的肚子。胃呀……唉……双腿还是张开的，中间放着这件冷冰冰的器皿。胸膛还是在熟睡着，仍然有这种酥麻的痒感，我现在……不……我过去在电影院里坐久了，就有这种感觉。血液循环不畅，对了。没别的。没别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应该想想身体。想到身体，就使人筋疲力尽。自己的身体。统一的身体。使人疲倦。不想。算了。我想了，我就是见证人。我是的，是个身体。它留下。它要离开了……要离开了……它正溶化在这一大堆悠忽闪现的零零散散的神经和鳞片、蜂巢和红血球当中。我的身体，这个医生正在把手指伸进来摸的身体。害怕。我一想到自己的身体就害怕。脸孔呢？特蕾莎已经把照出我的脸影的手提包拿开了。我努力回忆自己照出的脸影；这是一张被一块块不对称的玻璃分割得四分五裂的脸，一只眼睛很靠近耳朵，但却远远离开另一只眼睛，怪脸的相貌分在三个转动着的镜子里。我前额冒着汗。我又一

次闭上眼睛，我请求，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我请求，但是我感觉到这只在摸我的手，我想避开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

“你觉得好些了吗？”

我看不见她。我看不见卡塔琳娜。我看到更远的地方去了。特蕾莎坐在靠椅上。她双手捧着一张打开的报纸。是我的报纸。是特蕾莎，但是她的脸藏在张开的报纸后面。

“把窗打开。”

“不行，不行。你会着凉的，事情就麻烦了。”

“别理他，妈妈。你没看见他想动吗？”

哎。我嗅到了这股香的气味。哎。门口的轻轻响声。他带着这阵香的气味，拖着黑色的衣裙，举着洒圣水的家伙进来了，为的是要煞有介事地向我告别。嘻，他们上当了。

“巴迪亚没有来吗？”

“来了。他在外边。”

“叫他进来吧。”

“不过……”

“先让巴迪亚进来。”

喂，巴迪亚，你过来。你把录音机带来了吗？你如果懂事，你就会把它带来的，你从前每天晚上都是把录音机带到我在科约阿康的家里来的。今天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给我一个一切如常的印象。巴迪亚，你别扰乱例行的仪式了。啊，对，你过来了。她们是不愿意的。

“过去，女儿，让他认认你。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我是格洛丽亚。”

我能看清她的脸就好了。我能看清她那装出奇怪表情的脸就好了。她一定感觉到了这种腐败的鳞片的气味；她一定在瞧

着这个深陷下去的胸膛，这堆灰色的蓬乱胡子，这股止不住的鼻水，这些……

他们把她从我的身边拉开了。

医生按我的脉搏。

“我要跟同事们商量一下。”

卡塔琳娜用她的手触摸我的手。多么无用的爱抚。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但我努力把我的视线固定在她的视线上。我吸住了她的视线。我握住她那冰冷的手。

“那天早上我高兴地等着他。我们骑着马渡了河。”

“你说什么？别说话了。别累了。我听不懂你的。”

“卡塔琳娜，我想回那边去。多么白费气力。”

是的：神父向我俯下身子。他嘴里念念有词。巴迪亚插上了录音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哎，夹着一个呼喊声。哎，呼喊声。哎，我算是活过来了。是两个医生在门口探首瞧着。我算是活过来了。雷希娜，我痛，我痛，雷希娜，我知道我痛。雷希娜。士兵。你们拥抱我吧；我痛。有人把一柄又长又凉的匕首刺进了我的胃；有某个人，另外一个人，把一件钢铁的东西刺进我的内脏。我嗅着这种香的气味，我累了。我一任他们摆布。就让他们费劲地把呻吟着的我抬起来吧。我活着，并不是你们的功劳。我不能，我不能，不是我自己挑选的，我摸摸自己冰冷的脚，我不喜欢这些蓝色的趾甲，我新长的蓝色的趾甲。唉，唉，唉，我算是活过来了：我昨天干了些什么呢？如果我想到了昨天干的事，我就只会想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种清楚的思路。十分清楚。想想昨天吧。你并不是这样疯疯癫癫的；你并不是这样痛苦的；你已经能够想到这个了。昨天，昨天，昨天。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从埃莫西略飞到了墨西哥城。是的。昨天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在病倒之前，昨天阿尔

特米奥·罗斯在他的办公室……不，他没有病倒。昨天阿尔特米奥·罗斯在他的办公室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阿尔特米奥·罗斯。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罗斯，不是的。是另外一个人。在一面摆在病床前的镜子里。另外一个人。阿尔特米奥·罗斯。他的孪生兄弟。阿尔特米奥·罗斯病了。另外一个人。阿尔特米奥·罗斯病了。他不是活的了；不，他仍然活着。阿尔特米奥·罗斯曾经是活的。他活了好些年……他不怀念这些岁月，不，不。他活了好些日子。他的孪生兄弟。阿尔特米奥·罗斯。他的替身。昨天，死前只活了若干天的阿尔特米奥·罗斯，昨天阿尔特米奥·罗斯……是我自己……又是别人……昨天……

你昨天干的事同往常每天一样。你不知道是否值得考虑一下。你只想靠在那里，靠在你的卧室的暗处，考虑一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你对已经发生了的事就不打算考虑了。你在暗处，眼睛看着前方；这双眼睛是不会对过去的事加以预测的。是的；昨天你从埃莫西略起飞，昨天，即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坐的是墨西哥航空公司的班机，九时五十五分从酷热的索诺拉州首府起飞，十六时三十分正到达联邦区墨西哥城。你从那四引擎飞机的座椅上，看到一个平整的灰色的城市，周围是一圈用土坯和铁皮屋顶搭成的房子。女服务员给你送上包着透明纸的口香糖——这一点你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她将是——她应该是，你从现在开始，别把一切都回忆成将来的事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而你一向对这一方面是很有眼力的，尽管你到了这样的年纪，对这样的事注定了只能神往，而不怎么能实干了——你用词不当了：当然，你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注定了只能如此，虽然你只能对这件事神往一番——告示灯闪亮了：“请勿吸烟，系好安全

带。”这时候，飞机飞进了墨西哥山谷，猛然下降，好像在稀薄的空气中失去了维持自己的力量，接着又向右倾斜，包裹、袋子、手提箱都倒了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叫起来，喊叫声中有时掺杂着轻声的啜泣。火焰开始嘶嘶地烧起来，从右翼的末一个引擎喷出。引擎不转动了。人人都一直在喊叫，只有你一个人保持着镇静，一动不动，嚼着你的口香糖，盯着那位在过道上来来去去劝旅客安静下来的女服务员的腿。引擎内部的灭火装置起了作用，飞机平安无事地着陆，但是谁也不知道，只有你这位七十一岁的老头子当时是镇静自若的。你對自己感到自豪，但不形于色。你想到，你干了多少怯懦的事，所以现在你反倒容易鼓起勇气来了。你微笑起来，你自言自语地说，不，不，这不是什么奇闻；这是事实，也许甚至还是一个普遍真理。你去索诺拉是坐汽车去的，坐一九五九年的沃尔沃汽车，牌照是“联邦区七一二”，因为政府有些要人已经打算闹别扭，你就必须走遍这条路，保证你所收买了的这大串官员仍然对你忠诚不二。收买，是的，是收买，你在冠冕堂皇的过时过节应景文章中用的字眼，是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我要说服他们，我要劝说他们。不是的，你是要收买他们，要他们向那些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联邦区之间贩运渔产的人收捐要税——这又是一个难听的字眼。你把百分之十分给稽查员，渔产运到城里时，由于经过这大串中间人之手，价钱就抬高了，而你却得到比产品原价高二十倍的利润。你努力回忆这一切，你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这一切在你看来只不过像你报纸上的一小段社会新闻，尽管你认为你回忆这些事情实在是白费时间。但是你还是坚持这样做，做下去。你还是坚持。你也许想回忆别的事情，但首先你想忘掉你现在的处境。你要开脱自己。不是你现在的处境。是你当时的处境。你晕倒后被送回了家；你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颓然倒下；医生赶到，说要

等几个小时才能作出诊断。还有别的医生也赶来了。他们都是
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他们嘴里说出了一些不好懂的字眼。
你希望想像一下自己的样子。像是一个空空的皱缩的皮酒囊。
你的下巴尖在发抖,你的嘴发出难闻的气味,你的腋窝发出难闻
的气味,你腿间的一切都在发臭。你躺在那里,澡也没有洗,脸
也没有刮,你成了一个承载着汗水、兴奋的神经和下意识的生理
机能的器皿。但你坚持要回忆昨天发生的事。你从机场到了你的
办公室,你穿过一个弥漫着芥气的城市,因为到那时候警察刚刚
驱散了小马广场^①上的这场示威。你同你的主编商谈了第
一版标题,各篇社论和漫画的问题,你感到满意。你接待你的美国
伙伴来访,你向他指出这些所谓工会清洗运动的危险性。然
后,你的总管巴迪亚到办公室来告诉你,印第安人在闹事。你叫
巴迪亚转告农业村社督察员好好管束这些人,告诉他,你给他
钱,毕竟就是要他干这个的。你昨天上午忙碌得很。那个拉丁
美洲大恩人^②的代表要见你,你争取到增加给你的报纸的津
贴。你把社会专栏女编辑喊来,吩咐她在专栏里登上一篇咒骂
那个在索诺拉的交易问题上向你开火的科乌托的文章。你干了
多少事啊!接着,你坐了下来,同巴迪亚一起计算你的财产。这
在你是十分自得其乐的。你办公室的一整面墙壁,都被一张图
表盖满,表上显示你所操纵的事业的范围和彼此的关系:报纸,
不动产投资(在墨西哥城、普埃布拉、瓜达拉哈拉、蒙特雷、库利
阿坎、埃莫西略、瓜伊马斯、阿卡普尔科),哈尔蒂潘的硫磺矿,伊
达尔戈的矿山,塔拉乌马拉的林木特许采伐区,参加旅馆业系统
的股份,一家管道工厂,渔产贸易,对另一些投资公司提供资金

① 小马广场,是墨西哥城内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骑马像的广场。

② 指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约,他自封为“国家大恩人”。

的投资公司,股票交易的控制网,美国公司的法律代表机构,铁路公债的管理,信托机构中的董事职位,外国企业(染料、钢铁、洗涤剂)中的股份,还有一个在图表上不出现的数字:存到了苏黎世、伦敦和纽约的银行里的一千五百万美元。你不顾医生的警告,点起一支烟,又一次向巴迪亚叙述如何积累成这笔财富的经过。在革命进入尾声时向普埃布拉州的农民放短期高利的贷款;预先估计到普埃布拉市会得扩展而在该市周围收购地皮;靠历任总统的友好干预而在墨西哥城购得待分配的地产;收购了大都会的这份报纸;收购了矿山股票,成立了一些墨美合营企业,由你作为稻草人出面,敷衍一下法律;充当美国投资者的心腹人物;在芝加哥、纽约和墨西哥政府当中作中间人;操纵证券市场,按照你的意愿和利益,时而使它涨价,时而使它跌价,时而卖出,时而买进;托艾勒曼总统^①的福而享到了一劳永逸的太平盛世;从农民手中夺取了村社土地,以便使内地城市进一步扩大城区;取得开采木材的特许权。是呀(你叹一口气,叫巴迪亚给你划根火柴),二十年来无非一直是提高人们的信心,保持社会和平,促进阶级合作;经历了拉萨罗·卡德纳斯^②哗众取宠的做法之后,二十年来一直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二十年来企业界的利益一直受到保护,工会领袖变得百依百顺,历次罢工无不垮台。这时候你把手伸到肚子上,你那长着卷曲的白发和橄榄似的脸庞的脑袋轻轻地贴在桌面玻璃上,你又一次(这次是多么的靠近)看到你那位病夫孪生兄弟的形象,而同时,一切嘈杂的声音都笑嘻嘻地逃出了你的头脑,所有这些人的汗水把你包围起

① 米格尔·艾勒曼,墨西哥总统(1946—1952)。

②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65),一九三四年任墨西哥总统,曾采取石油工业国有化等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措施。